汉城谦言





都市新叙事小说

■采薇／著

一条硬撑的路上，现在痴情男人的结了婚，美就走在了

目光滋润着美丰涸了许久的心，美静静地坐着，

神色忧伤。男人的爱慕，是多好的东西！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京)
外1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结了婚·美就走在了
条硬撑的路上·现在痴情男人的
目光滋润着美干涸了许久的心·美静静地坐着·
神色忧伤·男人的爱慕·是多好的东西!

总策划/梁玉梅•装帧设计/李梅
责任编辑/梁玉梅•版式设计/赵冬梅

ISBN 7-207-05270-7
9 787207 052704 >

ISBN 7-207-05270-7/I·747
定价: 14.00 元

China

170496
I247.57
181

汉城谜言

采薇／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大学 油 (北京) 石 藏
石油大学 01747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城谶言:都市新叙事小说/采薇 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07-05270-7

Ⅰ.汉… Ⅱ.采…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433 号

责任编辑:梁玉梅
装帧设计:李 梅
版式设计:赵冬梅

都市新叙事小说

汉城谶言

采 薇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电 话 (0451)2344674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 2/16
字 数 220 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270-7/I·747

定价:14.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采薇，本名郭淑梅，哈尔滨人。外国文学硕士。出版过论文、译文、专著、散文故事二百多万字。1999年起，在《黑龙江晨报》开设"女性文本"评论专栏。现供职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KD136/d4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者的话

她们是时尚、精灵、开放、善感又丝毫不乏理性的女性，她们是栖居在大都市中酷爱着物质生活，又沉迷于生产精神产品的女性，她们是能将“百炼钢”化成“绕指柔”的温情的女性，她们是带点女性主义却毫不拒斥男人的女性，她们是本套丛书的作者。

基于她们女性自身的细腻、缜密的情感体验优势及在理论上精深的学养而造就的男性的理性化思维，她们写两性，写两性世界，写都市人精神世界及其生存现状，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就诞生了这套都市新概念、新原则、新问题、新叙事小说。

物质的丰裕，观念的变革，自我的淘洗、外部世界的熏染加之情感的寡淡与饥渴，进入新世纪的都市人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婚恋观念和性爱观念已悄然发生变化，本套丛书力图从这些复杂细微的变更中向读者揭示一部分都市人尤其女人的惶惑与彻悟、放纵与内敛、虚弱与坚韧、阴柔与独立、狡黠与执迷、叛逆与回归的内心世界……

China

最重要的仍然是爱

(代序)

大千世界，悲喜交加，人莫不为情所惑，为欲所迷，生生死死，演绎不落的人世剧目。人表面看彼此攻讦，牙尖齿利，浑身芝刺；但在内心深处，总是脆弱得很。渴望着爱人与被爱；只可惜，却总是阴差阳错。《乱世佳人》中的郝思生与白瑞德，他们都是极爱，那强烈的个性与强烈的爱纠缠一起，但他们却以彼此伤害的方式，将对方戳得伤痕累累的方式表达着一些言不由衷的错误信息。他们最终无法忍受，一对鸳梦佳人，终是劳燕分飞。这里面，似乎郝思佳的责任更大些。她明白他对她爱，却用各种办法折磨他，以逼出想像中的爱是什么样子。没有什么模式，只有女人用你的心去了解和接纳既有的，创造和发展未到的。

女人你无论怎样说你想透了，但接下来你要做的仍然是爱而不是恨。爱，是人来到这世上的天职，尤其女人，爱，是上帝交到你手里的重要使命。你惟有爱，才会摆脱庸俗的摆布与偏见的奴役。

China

一

下午,汉城金蒲机场。

落日的余晖倾洒在宽阔的机场,天色一片朦胧。走在人群中的我,第一次感到冬天的寒风并非就那么冷得难以抵御。我放下棉狐衣领,任凭寒风吹乱我的头发。

入境手续很慢。终于,剩了最后一关。打开密码箱,放在传送带上。一位中等身材的海关人员从箱中抽出几盒牛黄清心丸,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韩国话。

"他说这种药韩国不允许带进这么多。"机上结识的韩国女孩李小姐赶紧翻译过来。

"我是送朋友的,"我急忙解释。临行前,丈夫来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要送给几位朋友,我便买了十盒。看着他又麻利地把手伸进箱底,拎出一个大牛皮纸袋子,看看里面是些纸和本子,就又扔回箱子。

箱子张着嘴,里面旅行时用的棉线内衣、裤、袜子、外套和卫生巾都一览无余。我也张着嘴,想说什么,又不知怎么说。

"带没带鹿茸?"他盯着我的眼睛。

"没有,没有!"我拚命地摇头,同时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China

“你在汉城呆多久?”他又问。

“十天。”

“好了,OK!”他挥了挥手。

快到栏杆出口时,李小姐的父母在叫她,随着她兴奋的叫喊,我见到了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我们快步出了门口,正在向她父母介绍我时,一声熟悉而急促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美!”

回头时,他已站在我身边。那头略长的“很艺术气质的”头发不见了,剪成了中学生模样的小平头。西服套装,黑亮的漆皮鞋,右手紧攥一只裹在玻璃纸卷中的含苞红玫瑰,拘谨而满脸堆笑地望着我。

天啊!活脱一个酸不溜叽的奶油小生。

我扯了一下他的衣角,没好气地说,“怎么弄的头发?西服这么紧,裤子这么肥,皮鞋这么亮!”

站在那儿,他把我揽在怀里使劲地搂了一下,我的眼睛突然湿润起来。趴在他怀里,掉起泪来。

汉城的冬夜,风很大,天很凉。坐在轿车里,望着车窗外灯火辉煌的城市、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小轿车,听着丈夫在身边喋喋不休地介绍,心中涌出一丝悲凉:从天津到汉城,飞行仅三个多小时,可这次只有十天签证的会面,我却期盼了整整一年。

飞机抵达汉城,人流急促的脚步裹挟着安,出口处没有亲戚的身影。接机的人举着牌子,招呼着同机的朝鲜族人。机场空荡宽敞起来。空气中散发着阵阵凉意,越过安的皮肤,渗入大脑的信号接踵而至,生病?生意出了错?孩子出了事?车祸?他担着心,决定给他办公室打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站在挂在墙上的投币电话旁。他手里除了美元和人民币,一个韩国钢嘣儿都没有。在机场

China

大厅里走来走去，希望找到一个能给他换钢嘣儿的柜台。柜台，应该有吧，这么先进的韩国，哪能没有换钱币的柜台。上楼下楼，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换钱币的地方。金浦机场与国内机场真是天壤之别，这里每个走动着的人都悄无声息，似乎都在梦里。擦肩而过，清晰地看得见那人脸上刮得干净的络腮胡子，静得喘不出气来的距离，也难以开口打一声招呼。寂静是一种距离和阻隔，看上去有弹性并非厚的一层薄膜，不能去捅破。终于，大厅里有了声音，是一种熟悉的朝鲜语，两个彪形大汉大大咧咧地朝厅外走去。

大厅里空下来，他沮丧，恨自己到汉城变得呆住了。脑子里灌了猪油，凝住了，转不了弯。换个钱又有什么了得的，开不了口。电话挂在墙上，用一个雨遮式的档板隔开周围电话的嘈杂。周围空无一人，可他手里没有钢嘣儿。

走出大厅，天色已暗下来。汉城的风很硬，天空一片灰蒙，雾霭升起。他穿着件棕色大皮夹克，足以抵御凉风的侵袭。这件贵重漂亮的皮衣是美花了一千元在国内为他买的出口转内销的时髦货。皮衣与众不同，时尚的款式衬托出男人的阳刚健硕，为他提气不少。皮衣与这个季节这一天汉城的凉意正好搭配，穿着它不凉也不热。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这身漂亮的皮夹克，哪里像个到韩国打工的人，简直是个花钱旅游来的。唉，美，太爱花钱了。结婚以前美说，养得起我吗？他咬着牙，养得起！单只娶了一个女人就养不起了，更何况将来要养孩子呢？他点上烟，猛吸一口。大厅里写着“NO SMOKING!”，不许吸烟。韩国规矩真多。大学毕业以后，遇到麻烦时，他都要抽上一枝，现在已经上瘾。烟是男人的东西，是雄性的象征。这种象征不是来自烟叼在男人嘴上的形状而是烟的味道。最早发明它的必是男人无疑。当男人把烟吸到嘴里，天然的与男人生命紧紧相连的苦涩、辛辣就迅速地传遍全身，整个人

在一团迷蒙的烟雾和刺激的味道中恢复了元气。喷云吐雾中，男人散落了一地的骨头，不声不响地回到了身上。整理、归位，又可以把身架支巴起来了。吸完烟，带着满身苦涩、辛辣的熏香，他回到了大厅。

大厅柱子旁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清扫工大嫂“阿祖麦”用个黑色大塑料袋子收拾垃圾。不能再错过机会了，他迈着坚定的步子向“阿祖麦”走过去。“阿祖麦”抬起身，看着向自己走来的这个年轻人。他二十出头，神情焦灼硬朗，风尘仆仆，操着奇怪的外国口音，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事？“阿祖麦”往外挪动了一下。长长的粉红色胶皮手套，把两只胳膊都遮盖住了。我是中国来的，没有钢嘣儿打电话。您能不能换我几个钢嘣儿？安拿出一百美元，感到自己有些无耻。用这样大的票子无疑是逼着人家白给。他没办法，硬着头皮把钱递上去。

噢，没钱打电话？“阿祖麦”明白了，脸上漾起慈祥，轻声地问，没人来接你吗？

他没有回答。“阿祖麦”把长长的胶皮手套退下来，从裤兜里掏出三个十元钢嘣儿，只有三个了，拿着。一次放进去一个。

他谢了又谢，心里狂喜着，终于可以给亲戚打电话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无数次地来过金浦机场，都在寻找当初给了他三个硬币的清扫女工，可是，每个“阿祖麦”都像又都不是当初遇到的那位。

电话另端传来女性甜美的声音，他告诉她要找老板，自己是中国来的。女声告诉他，请等一下。一会儿，回话了。老板不在，过一会儿再来电话吧。他挂了电话，再打时，老板仍然没有回来。问去哪儿了，不知道，可能是出远门去了。撂了电话，他心里隐隐觉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不对劲儿。打第一个电话时，背景上就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小声地说，不在。当时自己并没有注意。两个电话下来，他猛然联想到，背景上的声音是存在的。那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亲戚，他并没有出门，只是他不肯接自己的电话！

天彻底地黑下来了，空旷寂静的金蒲机场燃起星星点点的灯光。远处长蛇般逶迤着的高架桥下面，几条黄色的荧光带卧在那里，是隔离带，临时停车场。今天找不到亲戚，桥洞下的停车场就是安晚上露宿的地方。他点上烟，猛吸了一口。风更大了，烟雾被刮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点明灭的火种。上飞机前对汉城的幻想与此时的焦灼复杂难言地搅拌在一起，他说不出什么滋味。怎么办？最后一个电话打给谁！亲戚还是朋友？

亲戚！他这时只相信亲戚！

朋友多半是在国内一面之识的韩国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去见他们。他决定给亲戚店里打最后一个电话。紧紧地攥着惟一一个十元钢嘣儿，汗湿的钢嘣儿在大手里粘着，生怕这个钢嘣儿掉了。他用手掂了掂，走向投币电话。

依旧是甜美的声音，老板不在，请明天再来电话。

他按捺不住，大声地吼起来：我是中国来的，是他的亲戚。我在机场呆了两个小时，请你告诉我，到店里的路线！

女秘书嗫嚅着，说了大致的路线。出租车直奔江南区的一家高级点心店。

坐上出租车，宛若一头被激怒的狮子，骂出了一连串的脏话。司机透过后视镜，瞄了他几眼。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随着这些脏话的出笼，情绪平息了下来。亲戚半年前到中国观光时，请他帮助寻找他爷爷在牡丹江的墓地，拍下了大量的照片。他向报社领导请了十天的假，专门陪着亲戚到处走，为他翻译、联系事情。动用了

China

牡丹江记者站的朋友，找到了他爷爷的墓地。又用国内的各种关系为他联系打折宾馆、打折机票，省去了不少钱。亲戚临走时对他信誓旦旦，你到韩国的话一定要找我，我会给你回报的。

回报！他不想回报，只是想在亲戚那儿住上几天，落个脚，其他的事情自己解决。可是，明明说好了接机，临时又躲了起来。算什么事呀。若说不接机，自己在国内会联系韩国朋友来接机，一个人如何能这样不讲信用？

到了，司机停下来。

金碧辉煌的点心店，他来不及细看，推门而入。对着柜台的售货员拍出一百美元，我是老板的亲戚，先换五千韩币交出租费。售货员露出难色，他大声地催促，快一点儿，人家在外面等着呢！点心店布置的卡通模样，用了黄红两种调子，喜性而醒目，张扬着中国过节才有的气氛。墙上价目表栏板的射灯把拐把形的玻璃柜台里的西洋点心照射得像一朵朵柔软的花朵，鲜艳欲滴。身着红白相间格子装的年轻女孩僵直地杵在柜台里，不知所措地往门里看着。柜台后面正对门的一侧用精致的玻璃罩子隔开了生产车间，前店后厂。烤面包和点心的工人正在案上摆弄点心花儿，一个小伙子手里攥着一个挤奶油的圆锥棒，往生日蛋糕上写字，另一个转身把最后一炉面包从烤箱里拿出来。机械动作，一下一下地，他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这会儿，玻璃罩子里的三个工人感到了威胁，都齐刷刷地把目光射向他。

他回转身从外面提溜着一个蓝色玻璃钢旅行箱，轮子碰到大理石地面上，发出骨碌碌的声响，把箱子靠墙放下。抬起头，宽大的皮夹克衫敞着怀儿，露出了里面的一身牛仔装，脚蹬黑牛皮军勾儿，一脸的怒气和不屑，独自在地中间站着。他看上去略显粗野的男人形象在这个童话般幽雅纯静的地方显得十分突兀。他与三双

China

眼睛对峙着。

柜台里侧门口闪出一个中年女人，温婉的神情，流露出很好的教养。她向柜台女孩点了点头，女孩拿出五千韩币递过来。他转身出了店门，出租车司机发动了车子，一溜烟走了。他在店外停留了一下，迟疑了脚步。亲戚曾拿过一张全家福，照片上被称作妻子的正是眼前这个悄没声息地闪出来的中年女人。他不知道与这个神情温婉的女人说些什么，索性不说。女人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去了外地，很晚才能回家，要见她的丈夫，需要在店里等。他在顾客吃点心喝咖啡的桌旁坐下，眼见着一个个顾客带了点心面包回家，店里弥漫了香草奶油的气味。饥肠碌碌的安下飞机以来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女人没有一句问候，是否吃过饭了？他想，那样的话，自己也会说吃过了。这点儿自尊是要保持的。女人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又一闪，再也不出来了。

香草奶油熏着神经，一篮麦子可以做几个面包？他在想从撒种到收获再到制作成面包，这个过程要一年。过程真是个可怕的东西，一生有几个一年。从香草奶油里安嗅到了生命的四季，风把种子刮到四处，落在哪里都是偶然。偶然便是命定。他坐着飞毯来到了一个半岛，半岛上有祖先住过的地方。可是此时他却孤独伤感，觉得自己是个陌生落魄的男人。这种孤独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只有在一个异国的土地上踏上一只脚而另一只脚悬在半空想落而落不下来的时候，才可以品尝得到。心事是天空中划过的烟云，不请自来。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店铺关门了。他筋疲力尽地随女人到了附近一座公寓楼。公寓里溢满了家的气氛，在女主人打开家门的那一刻，他心里充满了感动。亲戚的家布置得温馨豪华，小康乍富应该是这副模样。会客厅占了四十多平米面积，足有国内住家的两个房间大小。厅里

China

摆了一圈墨绿色真皮沙发,做工精细,木牙子上打着金色的炮钉,无可挑剔的好家具。桃木茶几上放置了镶金边的白瓷烟缸灰。

脚踩在地上,暖暖的,一股温情蓦地沁人心脾。韩国式的地炕,他太熟悉这种生活习惯了!感受到地炕的暖意和坚硬,高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这一夜总算是有了着落!

亲戚站在客厅里,客气地说,来了,请坐吧。没有吃饭吧?又吩咐妻子,把剩饭拿出来,摆在茶几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剩饭都扒拉到嘴里,又喝了一大杯白开水。开口说,给您添麻烦了,这次是通过旅行团办的探亲签证,在汉城呆三个月的时间。亲戚神色平稳地说,噢,今天太晚了,先住在我这儿吧。说着带他去看了房间,厨房旁边一个六米左右的贮藏间。贮藏间里面堆满了杂物,亲戚指点着他一样一样地把杂物挪动到边上,露出一片空地儿。这一夜他住在亲戚家的贮藏间里。

接着,去见亲戚的奶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老人知道是中国来的,一把抓住安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哎呀,真不敢相信,你竟然来了。在中国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真是太谢谢你了。

亲戚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他和这位古稀老人单独呆在房间里,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真情流露,为此而感动不已。老人哭着笑着,讲些陈年旧事。那些事情对他来说,遥远而陌生,东北的家族亲戚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老人讲的事情。老人紧紧地攥着他的手,要是你爷爷活着从满洲回来的话,你现在也是韩国人了。爷爷和老太太的丈夫是远房兄弟,日本占了韩国以后,两家人一起逃到了中国。在一次洪水中,老太太的丈夫和安的爷爷相继死去。他的奶奶留在了牡丹江再嫁。老太太带着儿子回到了韩国庆尚北道老家七谷村,种地为生。这都是日本人害的呀,害得我们骨肉分离。老人一直在骂日本人。她

China

攥着他的手拉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手，不停地说着，问着，久久不肯松开。

下飞机到现在几个小时，他受到的煎熬与不快，都随着老人真心的述说云散了。家中相框里镶着奶奶的一张发黄的照片，真的与她有几分相像。奶奶在他出生前很久就去世了。说不清是什么地方，慈爱、怀旧、过于直露的真诚……。午夜十二点，他回到贮藏间，把一床套着紫红色碎花棉布罩子的大被拉过来盖在身上。地炕暖暖的。躺在姥姥家的火炕上，姥姥唱金达莱歌，一天在外的疯跑被抛在脑外，姥姥的声音拂过身上的被子，安温暖地入睡了。告辞时，老人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不放。老人太老了，担心她经不起折腾，又哭又笑的，太伤身体了。一再地安慰她，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呆在韩国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与许多韩国人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可是惟有这一夜，深深地刻在心里。老人的泪，沿着布满皱纹的老脸无声地蜿蜒着流下来，滴落手上。他的心抽搐着，痛得不行。

第二天，他去外面转了转。汉城的天气和哈尔滨差不太多，稍微暖和一些，但风偶尔会很硬。街道上的行人大多衣冠楚楚，匆忙赶路，与国内完全不同。国内的人走路，慢悠悠的，没事人似的，偶尔遇上堵车还要站在那儿看热闹，这样一来，堵得更厉害了。看着陌生的街道和人，心里涌起一股惆怅，来韩国是对还是错？街道店面上牌匾书写的文字是自小就熟悉的，但其中有许多差异。他的文字语言混合了早年祖上闯中国时一并带来的庆尚北道家乡土音，小学时念的是延边人编的教材，又无形中加进了朝鲜语言的表述形式，大了以后他走南闯北结识了许多美国韩侨、日本韩侨、朝鲜人、中国朝鲜族，以至于真正的韩国土生土长的人，安的语言文字结构又发生了些变化。韩国语受英语的影响在于直接将英语按

China

音描述下来,而不是在译介的时候注意一下相对应的词的内容,是音译,不是意译。这种表达方式,对人的知识面要求很高。仅从牌匾语言的表述看,韩国的西化程度、美国化程度已是很深了。到韩国来干什么呢?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曾在记忆中闪着神秘的色彩,是他在解决不了自身问题时的一个希望。他的根归在这块土地上,小时候在人家叫自己高丽时就想弄清自己的来路。他是个特别的孩子,心思非常重,所以他不说话,经常被父亲嘲弄为没嘴的葫芦,可他心里非常清楚,韩国是自己一直思考的不开心的关键所在。不知道自己来路的人,如何开心得了!他对周围亲戚的无所谓和醉生梦死充满着不屑,这一次,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到爷爷出生的地方来了。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寻根的心思早早地种下了。可是,亲戚已不是想像中的亲戚了,不仅没有亲情,连普通人的信用都不讲。

回到亲戚家里等电话。老人身体不好,经了昨天夜里情绪的起落,尚未起床。他担着心,就到老人房间里问候。老人躺着,见他来了,依旧使劲地攥着他的手不放。

一匹玉马雕塑摆在低柜上,阳光透过百叶窗的叶片落下斑驳的影子,玉马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泽。是美,选了这块长及半肘的玉马。玉马很重,他带的又是玻璃钢旅行箱,担心在飞机上超重被罚,幸好没有超重。他在家里和美争论,拒绝带贵重的东西送人。她用棉花和废旧报纸塞在盒子的四周,说,我打赌你的亲戚会喜欢的。我选的东西,没人不喜欢。谁会不喜欢呢,你选的东西都是最贵的,送我我也喜欢。不要心疼东西,我相信你会给我挣回来。她一向乐观,一根筋,按着自己的方式行事,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打消掉她的生活热情。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她不能办的事情。索性随着她去了。昨天夜里老人抱着这匹玉马欢喜的不肯撒手。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